

书里书外

笑不赢就跑

——读《吴世茫论坛》

胡一峰

《吴世茫论坛》是作家出版社的新书。说是新书，也是再版，和1998年三联书店版相比，书的篇目编序作了调整，还多了作者新绘的水墨图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书中活泼的文风和硬朗的精神，直至今日，也依然是新的。书的作者自然是当年在《新观察》上写专栏的“吴世茫”了。这本“论坛”是专栏文章的合集。那么，“吴世茫”又是谁呢？新版序言中揭开了谜底，湖南籍著名画家黄永玉是也。

记得作家李辉在一篇文章中说，黄永玉有一种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豪气，“永远是自己的主宰”，这一点在他的画和文中，一以贯之。所谓“吴世茫”，是“无事忙”的谐音，也是黄永玉的自嘲之语。但若严肃一点说，“无事忙”固有身忙，更是心忙，而其所忙之事，又往往是常人目睹而无视，充耳却不闻者。

读完本书收录的27篇杂文，又欣赏了书中妙趣横生的插图，我忽然觉得，好的杂文，所需要的和所灌注的，或许就是“无事忙精神”。

且看，书中的《大师》论一文，讽刺“大师”满天飞，一气儿列出了“烧饼大师”“烙饼大师”“国画大师”“豆汁大师”……《如何剪指甲论》抨击电视台请人大讲如何剪指甲，《贺某市

举办“蟋蟀大奖赛”辛辣地批评全国大兴建设之际，某市却把玩蟋蟀作为“百废俱兴中之一兴”……可以说，几乎每篇文章都起笔于作者所见所闻的小事，议论申发的却是关乎社会风尚的话题。文笔虽嬉笑怒骂，游戏纸墨，不拘一格，流露的却是作者对民族、对社会、对文化的强烈责任感。

当然，文章总是有时性的，杂文尤其如此。《吴世茫论坛》里的文章写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距今已过去了三十多年。时代变迁，观念变化，人们对生活的需求和态度也在不断发生改变。作者当年所批评的那些问题，以今日的眼光来看，因提前提变化而已无伤大雅。不过，如果把这些文章回置于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，就会发现作者所提出的，乃是关乎一个刚刚走出内乱和动荡的国家，以何种精神面貌看待自己、重塑自己、迎接未来的大问题。正因为如此，如果我们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跳出文本，与作者做一种思想对话，又会从这些“旧文章”中获得新启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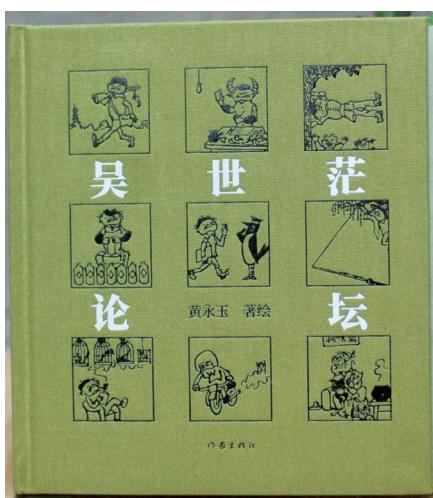
以《山是山，洞是洞，树是树》一文为例，作者提出，“你像我，我像你，大伙儿像成一团，像到不能再像，像到连老婆也认不出丈夫那么像，结果，又有什么了不起呢？”因此，他主张，“树就是树……单有单好，从有从好，自是另一

种景象。”接着，他又联系到龚定庵的《病梅馆记》，进一步阐发把“树还给树”的观点，短文的思想内涵由此而更加丰厚。从中，我们可以读出对畸形审美的批评和对健康审美观的呼吁，也可以联想到健全人格之重要。在美育广受关注、社会审美亟需提升的今天，倡导这样的思想，实在太有必要了。我想，这大概也是好杂文穿透时空的长久魅力所在吧。

这些文章的力量和妙处还与作者娴熟的戏仿笔法密不可分。黄永玉是大美术家，看过他的“猫头鹰”“十二生肖”等作品的人，无不被趣意中透露的率真所打动。这种艺术气质同样渗透在他的杂文之中。

比如，《一天零一夜》一文讽刺当年的有些旅游景点粗制滥造“景观”骗钱，索性再提出了一堆发展旅游的“点子”：拆掉故宫的木头建筑改为洋灰钢筋建筑，安空调、霓虹灯，白天参观，晚上搞“跌死可”（即迪斯科）等等。

《筹办〈死人报〉启事》中，作者表示要办一张专登丧讯的报纸。“本报不论身份，不管年龄，只要一死，就可上报”“死者好处不多，本报根据家属要求，有专人负责帮忙搜集他人生优点纳入人，保证文体流畅自然，不留剽窃痕迹”。这些话，听起来像气话又像疯话，却在幽默中完成了思想的传递。品读这些文章，叫我



想起前不久刚读过的意大利作家翁贝托·埃科的讽刺佳作《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》，还有读了便忘不掉的老舍先生《话剧观众须知二十则》。这本《吴世茫论坛》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在书中，黄永玉先生时不时幽自己一默。他在序言中回首往事，一本正经地写道，“我那时才七十五岁，多年青多辉煌的岁月”。在《笑可笑，非常笑》中又说自己很少吃眼前亏，因为“老汉我因为胆小遇到好笑的事情总是采用一种战术：‘笑得赢就笑，笑不赢就跑’”。读书至此，不禁抚掌大笑，先生真乃笑道中人，得笑之三昧也。

（《吴世茫论坛》 黄永玉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）

书人书事



马珂

中国书籍出版社日前推出的《彭见明作品自选集》（小说卷和散文卷），是作家应出版社之约，在其作品中挑选出一部分，结集出版的一套近百万字的文学选本。作品一经上市，便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。

从1981年到2021年，彭见明走过了整整四十年的文学之路，创作出了轰动文坛的《那山那人 那狗》《玩古》等经典名作。《玩古》获得了1990至1995年度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；《那山那人 那狗》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后，还在日本创下了译制片的最高票房。

初次遇见彭见明，是我在北京采访第七次全国文代会期间。在北京奥林匹克花园酒店自助餐厅，我和时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的与会代表向本贵、彭见明不期而遇。餐后去他们的房间小坐，不料一聊就是一个中午。

几年后，故乡元陵决定开发以避免遭受秦朝“焚书坑儒”之灾而藏匿过大量书籍的二酉山。我和彭见明、廖静仁等作为出谋划策者应邀到二酉山考察。座谈会上，彭见明真诚的提议和独到的见解让与会者高度肯定。

1953年，彭见明出生于平江县的一个小山村，从小喜爱画画写写。因这点“小手艺”，高中没读完就进入平江县花鼓戏剧团工作，做了一名舞台美工。那年他17岁。彭见明说在他读初二时，“文革”开始，学校图书馆被砸，满地是书。附近农户赶来捡回家去当“引火纸”，他赶紧选了些文学类书籍背回家，由此爱上了阅读。他说那时候最盼望的是天下雨和夜幕降临，父亲就不会叫他干活，就可以安心读书。十五岁之前，彭见明就已经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名著和不少苏联经典名作。光是《三国演义》，他就读了三遍，并将书中的内容讲给村子里的乡亲们听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文学热潮席卷了大江南北，热血沸腾的彭见明也提笔开始了小说创作。1981年，他将短篇小说《四妯娌》投给上海刚刚复刊的《萌芽》杂志，很快就被刊用，并获得当年的“萌芽文学奖”和湖南省文学艺术奖。

处女作就获得多项大奖，引起县里的高度重视。彭见明当年就被安排到县文化馆工作，从此走上了专业创作之路。

1982年，彭见明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写作，与外界的联系只有收发信件的邮电所。所里仅有两名邮递员，熟悉后，乡邮员的工作性质、生活方式、劳动强度让他铭刻于心。经半年时间的酝酿，完成了小说《那山那人 那狗》的创作。小说见刊后，迅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，一举摘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近四十年来，《那山那人 那狗》不断入选各种权威选本，散见于数十种学生课本与读本。

彭见明的创作可谓硕果累累，在国内外已有12部长篇小说、27部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问世。还有作品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征文奖、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历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、省文联副主席、省文联名誉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

诚挚简朴，低调平和，既是彭见明的生活方式，也是他的艺术风格。他没有文凭也不在成名后追求文凭，更不进文学院进修，只是默默静下心来琢磨属于自己的文字。

在朋友圈子里，彭见明的厚道与实在有口皆碑。他到上海领文学奖时，获奖作者中只有他是带着父母亲去的。他给父母买的是卧铺票，自己坐硬座。他要让辛苦大半辈子的父母看看大上海。沅陵籍作家刘帆平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：“上台领奖的作家，除彭见明外都是西装革履，都把皮鞋擦得锃亮。见明脚上还是一双解放鞋。他成功了，不忘父母恩，确实让人感动！”

1985年，彭见明调岳阳工作时，他当年所在的县剧团有个好朋友是独生子。临别前他向彭见明提了个要求：今后要是他娘去世，希望彭见明能去烧一炷香，拜一拜，送一程。十多年后，彭见明已从岳阳调到长沙工作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他收到了当年同事母亲谢世的消息，立即找朋友开了一辆能防滑的吉普车，迎风冒雪往平江乡下赶。赶到后不顾路途劳顿，坚持为老人通宵守灵。熟悉彭见明的人都知道，他是一位视诚信如生命的人。

因“文革”等原因，彭见明没有正儿八经上学，只读了一年初中。他很欣慰在求知若渴的十四五岁时，能够读到那么多的好书。彭见明声称自己从来没想到也不敢想象能当作家，但大量的阅读，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。“看来有效的阅读，是可以丰满智慧、点亮人生和成就梦想的。”彭见明微笑着。

走马观书

读有所得

读“地脑”，品情怀

谢林涛

湘籍作家谢长华的长篇科幻小说《地脑风暴》，是一部硬科幻小说，作者是在对二百多年后的世界进行探索，甚至可以说是“探险”。这种探索，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，未来的世界，有太多不确定性。作者要想布局谋篇，使作品的逻辑严谨到滴水不漏，绝对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做到的。

读罢此书，感慨万千，忍不住想写几句读后感。

一、故事的前瞻性。《地脑风暴》中的故事，发生在公元23世纪。作者主要写的是2266年冬天发生的事。距今两百多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？一般人无从设想。也许有人说，反正都是看不到、摸不着的东西，瞎说一通不就得了吗？然而毫无根据的瞎说是不可能让读者信服的。

细读本书就会发现，作者的前瞻性让人叹为观止。作者对未来世界的推演让读者大开眼界却又很难找出破绽。小到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，如飞行电车、飞行出租车、星际飞船等，以及各种机器人，大到生命终极研究中心、脑库索取司、国际法权平衡三角这样的社会组织机构乃至国家功能的弱化、联合国性质的改变等，作者都给出了存在的合理依据或改变的缘由。

二、作品的大格局。《地脑风暴》中的故事关乎地球和人类。没有大境界，不能放眼世界，根本不可能驾驭这种宏大的题材。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涉及中国、美国、冰岛等以及火星太空基地，人物来自多国、多种肤色且多单职业。

五、超凡的文字驾驭能力。作品采取的写作风格是多线索并举，整部作品大开大合，张弛有度，有伏笔有照应，给读者多种阅读体验。

好书摘读

“特事特办”的“百年大修”

单霁翔

可以说，故宫的每一座古建筑都堪称独一无二。对于它们的每一次修缮，都应该是研究性保护项目，都要承担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，应该努力成为古建筑维修保护的典范，而不应该作为一般的土木工程和一般的建筑工程对待。

故宫这次“百年大修”可以说是举世瞩目，我们“故宫人”对此慎之又慎。

2010年以后，由于体制机制的调整，“故宫古建筑维修保护”工程遇到专业队伍、材料供应、施工周期、技术传承等诸多新的问题，不得已暂缓实施。

一是专业队伍问题，故宫古建筑维修保护工程专业性强，一般企业很难保证修缮工程质量。故宫博物院原有的古建筑维修保护队伍十分专业，在业界引以为傲。但按照现行政策，不能参加自己单位的招投标，于2010年被迫解散。

二是材料供应问题，过去故宫古建筑所使用材料往往由手工制造，经过一道道不可或缺的复杂加工工序保障品质，造价较高。现在规定古建筑维修所用材料需要以政府采购的方式获得，“货比三家”所得材料有明显的价格优势，却难以保障古建筑维修保护质量。

三是周期与经费问题，每年古建筑维修保护经费往往在11月方能拨付到位，但是第二年的8月底、10月底就检查经费使用的“执行率”。如果没有把钱花出去，不但经费被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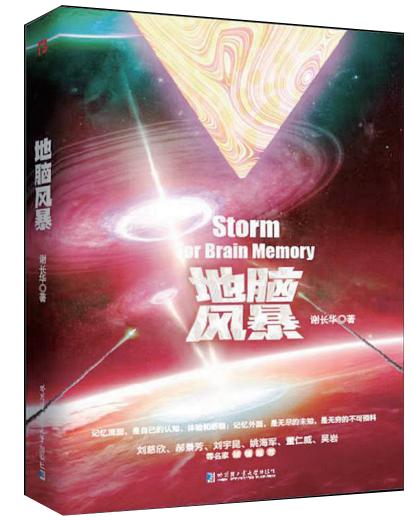
回，而且会影响下一年的经费申请。为此需要不断催促工期，加快实施进度。由于难以保障维修保护的合理周期，一些需要详细斟酌、需要审慎决策的问题也往往被迫搁置，甚至造成永久的遗憾。

四是技术传承问题，故宫博物院现有的古建筑修缮专家年龄结构老化，绝大多数已经接近或达到退休年龄，且受人事制度限制，不能返聘，“师承制”方式培养的人才，受户籍制度等政策限制，难以获得事业单位编制，因此面临人才流失的状况。如此下去，故宫古建筑修造技艺将面临人去艺亡的严峻局面。

很幸运的是，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是迎来了改变的机遇。2015年11月，全国政协召开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”双周协商座谈会，我获得了8分钟的发言机会，汇报了故宫古建筑维修保护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受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高度重视。

我汇报时，俞正声主席不断询问：难道故宫博物院的施工队伍也解散了吗？难道古建筑修缮也要招投标吗？难道掌握传统技能的老工匠也不能返聘吗？问了很多问题之后，他指示我，给国务院写个专题报告，反映故宫古建筑保护传承中存在的问题。我说您是常委，我给您写报告行吗？他说可以。随后故宫博物院的报告批转给了国务院，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，由文化部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本着“特事特办”的原则进行研究，提出了解决的办法。

“特事特办”成为故宫博物院完善古建筑维修保护机制的重要机遇。我认为不仅故宫



作品中的线索有多条，如肖成城与肖理夫父子互动往来；肖理夫与张宁静的爱情故事；格拉斯、柯林涛、张宁静等反脑库索取中心成员对主张、支持脑库索取方的应对等等。

高明的作家，总是在行文中制造障碍，让情节一波三折。如作品中肖理夫第一次急切地回家看望父亲，好不容易回到家，父亲却不在；肖成城、肖理夫和张宁静的泥水战玩得正酣，张宁静手腕上的通信仪突然响起让人疑惑的信息提示声……这些情节上的受阻和转折特别能勾起读者读下去的欲望。

脑库索取合法化公投日，也是支持与反对的决战时刻。灾难的降临，看似突然，实则早有定数，全书的高潮部分水到渠成。

以上种种，充分展现了作者高超的驾驭文字能力和超凡的布局谋篇功力，以及作品中的道义情怀。

（《地脑风暴》 谢长华 著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）



古建筑保护维修应该“特事特办”，全国的古建筑维修保护都应该“特事特办”，尊重中国古建筑的文化特色，尊重中国古建筑的修缮规律，保障中国古建筑维修保护应有的技术含量。

2015年，在对过往古建筑维修保护经验总结的基础上，故宫博物院选择了养心殿、乾隆花园、大高玄殿、紫禁城城墙4项亟待维修保护的古建筑群，作为“研究性保护项目”的试点，探索古建筑维修保护新的实施机制和传承方式。

故宫历史上的三次大修分别成就了三代工匠，也造就了故宫的大匠精神，蕴藏在“手艺”之上的对古建筑本身的敬畏和热爱，应当被铭记。

（摘选自《我是故宫“看门人”》，单霁翔著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）

悦读

